

號九九八集字號記登報內
紙聞新類一帶為經費特政郵局申
或一九八常規郵局理善政局用

新資料

印製處聞新國美 期一十七第字總

▲ 目 錄 ▼

貝爾納斯論國際合作

貝爾納斯小傳

莫洛托夫最近的主張

一九四三年「四國宣言」全文

馬歇爾將軍軼事

馬歇爾傳

香港的商業地位

前一次美英蘇外長會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也在莫斯科舉行

前一次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距離次美蘇外長會議兩年又一個月。按許多歷史觀察家的說法，那一次莫斯科外長會議的收穫正是反轉心靈國中主要國家協議圍城的奠基石，擇時任美國洛瑞貝爾納斯的立法，美英蘇之間因為有了莫斯科會議獲得的瞭解，以後才接續有了頓巴敦勃拉齊爾，據說會晤，克里米亞會議，舊金山會議與波茨坦會議等重要成果。由此可見其意義之重要。

那次外長會議的主要成就有兩部分：一、是三國對轉心作戰軍事合作的協議，二、是建立未來世界和平的談解，已發表的具體文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也應予參加的四國宣言。因當時中國駐蘇大使會來美國國務卿就蘇聯取聯系，也贊同這項原則，而法國部還全部在德國統治之下。

那次會議一共舉行了十二天，於十月十九日開始，廿日閉幕，會議空氣始終緊張而融洽，許多基本而重大的問題在和諧的商討中順利解決。

這大到會的人員可列表如下：

美國方面：國務卿赫爾，美駐蘇大使哈立曼，國務院法律顧問湯克華斯，政治顧問鄧恩，駐蘇軍事代表團顧問羅安等。英國方面：外相艾登，外次史特列，駐蘇大使卡爾，國防大臣參謀長伊斯道等。

蘇聯方面：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副主席維辛斯基，牛維諾夫，人民貨易副委員長塞格耶夫，外委會官員，薩克辛伏羅希洛夫大元帥，高利科夫將軍等。

會議進行最初由三巨頭結成商談原則，迅速達成協議後，第三次會議時就討論到軍事問題，會議最後時期三國代表致力於擬草協定，也順利完成。全部會議中，三國的專家們貢出過遠無可估計的大力，因為若干政治軍事與經濟問題都關係複雜，會釋懷密地研究後才得成結論，據當時莫斯科各國記者的報告，若干代表會工作十六小時，商議無分晝夜，每人都忙碌之至。據羅斯福總統於招待記者時說：「與會者以開朗的態度討論各問題，同時私人間的關係也十分融洽」。

在百忙之中各代表的確仍按慣有的外交禮儀應酬，三外長分別設宴招待，極一時之榮。同時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達林也竟盡地主之賓，曾邀請赫爾及他們的隨員們。

這次會議中最令人感動的出席者是年高德頤的蘇聯總發報，他熱心於促進盟國團結，因此不辭健康上的危險，捨憚這悲重神，果往寒冷的新京，寒瘦十幾天的緊張商談與談判，據當時記者的報告，私人醫生曾經時看護照料，使他體力稍有改善，並安然返國。不過返國以後，他終於不勝工作的繁劇，遂醫院療養，以後三個禮拜在克里米亞開會時，對蘇共黨員常，羅昂史東莫洛托夫，艾登，斯退丁羅斯福等會晤名譽錄載，譽為聯合之父，重啟深學的恩師之尊。

外長會議舉行期間，羅斯福總統也曾說過：「蘇聯國務院此次功勞很大，但也可謂應歸功於美英。」

貝爾納斯論國際合作

譯自十一月四日「紐約前鋒論壇報」

我此刻要簡單地說明的題目是『天下一家中各鄰邦』(Neighboring Nations In One World)。

羅斯福總統生前曾努力推行泛美制度，他同時更努力於籌劃一個聯合體的世界社會，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因為現世界各國都是鄰邦，雖然我們美國與美洲各共和國是較近的鄰邦，具有特殊關係，但是我們必須記得美國與美洲其他各共和國也都是一个世界內互相依存的各部分。

當我們一想到這幾年來所推行的泛美制度原則，就不禁想起我們在處理與鄰邦的關係時實在並沒有始終遵循

。就在不久以前，我們試行過金元外交與干涉內政的行為，因此被指為花旗帝國主義。

但是經驗告訴我們，要有善鄰必須自己是一個善鄰。我們已發覺誠實與善意是買不來也迫不出的事物，並且

必須同時得之於人民，我們也懂得除非兩國人民之間具有諒解與善意，政府之間決無持久的友誼。

按泛美制度，會員國既不干涉鄰國的內政，也不容別國干涉其本國內政。自由的意義應該不祇是在我們所要求的範圍內行動的自由。

但是我們確實需要別國人民了解美國人民的思想與行動，我們也希望知道別國人民的思想與作為。每一國人民只有有了這種認識才能決定它自己的生活方針。

我們相信別國有權了解美國與民主政府和人權的聯繫，美國所抱政府必須取決於被治者的公意，以及思想由交換足以促進和平與各國間的諒解等堅固信念。

不干涉政策

我們雖然採行不干涉政策，同時認為關於別國思想與作為的智識與諒解實為排難解紛時抱忍耐與合作態度所必需。

檢查與驟戒足以招致猜忌與懷疑，而一有猜忌與懷疑就不易開釋。因此檢查與驟戒始終是壓迫的宗親人。我們妨礙他人的自由。

過去十年中美國已從痛苦經驗中獲得教訓，納粹與法西斯所以發動對外侵略，實在根源於對內實行專制，並揚言這些內政與外國無關，以為掩飾。我們現在知道任何地區的專制必須防止，否則蔓延鄰邦，以致迅速惠及所有各國。

因此，在泛美系統中任何一國的情勢危及我們的安全時，美國就和其他會員國磋商，設法採取一個互保的共同政策。

美國從門羅主義開始發展為今天的善鄰政策，是美國人所極端驕傲的。我們發展這樣一種政策無須也不能對他國譴責。

舉例說，我們對蘇聯那種與東歐各鄰國並鄰邦父，加強聯結的努力深感同情，而決無反對之意。我們對

它與那些國家在安全上有特別利害關係非常清楚，同時我們也承認它的安全和佔領與曾制以前各敵國有關聯。

蘇聯人民不容那些國家再被指使採行反蘇政策，這種決心美國十分重視。美國也決不要參與這些國家內任何團體的反蘇陰謀。我們並相信蘇聯也不會在西半球參與反美的陰謀。

我們在各處鄰邦中促進的是友誼，而不是紛爭。我們這一代已有兩次因鄰國間有紛爭演成世界大戰。鄰邦間的持久和平當產生於自然而真正的友誼，而友誼的維繫猶賴各國互相尊重。

我們堅信人民有選定其政府形式之自由，政府須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並適應他們的生活方式。

我們會將此項信念付諸實行，同時決不企圖強迫以任何政府形式加諸鄰邦。蘇聯也會申言不希望強迫鄰邦實行蘇維埃制度，全體聯合國如能誠心接受此項原則當能使各處鄰邦之間的友誼大為增強。

善鄰政策

但是我所要強調的是：善鄰政策不同婚姻，關係並非專有，最好的鄰人並不反對鄰人還有其他的友鄰。

我們知道美國為西半球的安全利益並不需要與世界其他各國在經濟與文化上隔絕。

我們已從容接受聯合國憲章，並已確認世界社會的最高權威。憲章雖仍為各國保留着被攻擊時實行個別或集

書局
日本

的自衛之權，但按區域規劃採行的強制行動仍須由聯合國機構的安全理事會核准。進言之，我們執行政策十分謹慎，美洲國家合作並不歧視非美洲國家，美洲國家對所有尊重別國主權完整

的國家採取一視同仁的政策。

泛美國家間的合作並不與世界性的各國合作不相協調，如同泛美制度一般的區域規劃尊重別國的權益，與世界制度方針吻合，正可以成為世界和平機構的堅固支柱。

但是我們可不能認為區域規劃可以代替世界制度。如果這樣做去，那就不足以促進世界和平中所有國家共同的與最大的利益。

我們現在生存於一個世界，在這種原子時代，區域的孤立主義實比一國的孤立主義危險更大。

我們的世界如分成爲勢力範圍與特種區域，那末爲和平所必需的那種合作就不可想望。

一九四三年的莫斯科宣言所以重要就因爲指明了這一點。這些世界最大強國所作聯合宣言會保證爭取勝利與維持和平時所需要的互相合作。在我們爲建立國家社會與放棄立基於勢力範圍那種不可信任的國際關係制度所作努力中，它實在是個里程碑。

莫斯科四國宣言發表以後，繼之有頓巴敦撫樹會議，德黑蘭會議，克里米亞會議，舊金山會議與波茨坦會議

。而聯合國機構與倫敦外長會議也由於莫斯科宣言的精神建立起來。

重申美國政策

我最近在關於倫敦外長會議的報告中曾鄭重指出，國際合作需有明確的妥協，這原則並不要我們或其他任何國家忽視它和它近鄰的特殊關係，但的確需要所有睦鄰關係與世界性國際關係的有組織系統配合。

我們所力求建立的世界系統必須遵循於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這原則並不是說所有國家的力量與權勢相等，因爲它的不能平等，猶同各人的力量與權勢。但它的確意味著對大小國家的獨立性與主權應同等的尊重。國家在法律之前，猶同個人，應一律平等。這原則正是我們泛美系統的奠基石，也應該是聯合國的奠基石。

如果我們要獲得持久和平，那末爲建立和平採行上項原則實爲必要。因爲持久和平不可分割。它不僅是少數大國或幾個大集團所關心的事情，而是全體人民關心的事情。

美國相信這一點，因此認爲國家不論大小，凡擔負作戰責任的都須參與共建和平的工作。

過去幾世紀中，若干強國曾以各種理由分割世界。但，它們終於失敗，而失敗中使歷史上留下了血的教訓。

現在世界各國都已成爲鄰家，要求分割自將更難成功。

今天，世界已必須抉擇。天下應爲全體國家的家，而不應是一國的天下。

貝爾納斯小傳

貝爾納斯是美國的國務卿，曾歷任閣員，國會議員與最高法院司法官，經歷過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方面的職務，政績斐然。他一八七九年五月二日生於南加洛林那州却爾斯登地方，十四歲時即因經濟困難，學業中輶，雖校求生，初任一法律事務所信差，晚則讀書，一九〇〇年廿一歲時任法院記者，業餘時仍研讀法律書籍，一九〇三年執律師考試及格，乃掛牌營業，一九一〇年被選任爲衆議員，連任七屆，與威爾遜總統相熟，並成了羅斯福總統的密友，一九二四年他雖有被選爲議長的希望，因欲參與參議員競選，將機會放棄，結果競選失敗，於是又在南加洛林那州巴敦堡地方掛牌，直到一九三〇年獲選爲參議員時為止，不久他就以白宮與國會的聯絡員出名。以後若干時期，他與行政當局意見不合，曾成爲議會內部最強有力的勢力之一，他在第三次膺任參議員選人以後，影響尤大。一九四一年六月，羅斯福總統任貝氏爲最高法院法官，認爲法院內難得的開明分子之一，一九四二年十月三日貝氏任法官剛滿一年，羅斯福又請他當經濟平準局局長，致力於防止通貨膨脹，一九四三年五月廿七日，他被調任爲特別重要的戰時勤員局長。一九四〇年民主黨全國大會時，他曾拒絕被提名爲副總統候選人，一九四四年，黨又要他出任副總統候選人時，他推遲杜魯門擔任，他是羅斯福總統的親信，曾隨羅斯福出席克里米亞會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辭去戰時勤員及復原局職務，擬從此退休放鄉，但十天之後，羅斯福總統病逝，於是他又復飛返華府襄助杜魯門總統。一九四五年七月二日他被任爲國務卿，今年十月則曾在倫敦參與五國外長會議。

貝一文一的二外二交

譯自十月一日「新共和國」週刊

貝文就任外相後的首次演說（八月廿日在議院發表），英國左翼份子對之很冷淡。相反地它却備受保守黨議員和報紙熱烈歡迎，並給佛朗哥西班牙、希臘君主立憲派等帶來了莫大的快慰和滿足。顯然地它也遭遇到了蘇聯各報和美國輿論的猛烈抨擊。不論敵友都一致認為它是工黨政府剛過關保守黨政策的表示。次日「每日郵報」會著論稱：「貝文以大無畏精神坦率地宣佈工黨外交政策的基礎已經由前任外相艾登奠定了。」

但筆者我仍大膽地以為這個被視為世界公認的假設至多是早熟或錯誤的。一個新政府及其首長們往往滿規責隨，以期於一切走上軌道和熟悉內情後推行他們的新政策，多數首長們都於過渡期終了和新政部署幾事前保持沉默。然而貝文為了完成邱吉爾和艾登未了的工作曾偕同英首相到波茨坦去。返國後為了世界急於要曉得工黨的外交政策，他就在議院開會時發表一篇關於英國外交政策的演說。那時他的環境很困難，他當然未能遽然宣佈他有什么驚人的新措施。

另一件要注意的事是工黨已和保守黨合作五年而且是一個很成功的合夥，工黨得到的保證與英國在內戰和外交方面都將尊重各黨派的共同意見。結果工黨政府就只好宣佈一切繼續與各黨派合作入手。

貝文有廣博的知識和偉大的懷抱，他較艾登更有魄力。他的外交經驗和艾登有極大的不同，即使外交是外相一手包辦的，他的政策也不會和艾登的相同。

貝文可能成爲英國第一流的禍首或近代最偉大的外相。然而或此或彼他祇能有一個歸宿。同時，他絕對不會像官僚化和面面周到的艾登。我相信他可能獲得極大成就，這不僅是因爲今日的外交政策大部由內閣共同決定。

貝文是個民主意識堅強和經驗足而魄力大的人。他可能放開一切不顧陳舊的外交政策和去年十二月工黨大會通過的外交政策而自行其是。我們於檢討工黨對主要外交問題的態度時不能忽略一個最重要的事實，那就是貝文個人的觀點對它很有左右的力量。

舉一個例，波茨坦宣言中關於德國未來的決策就應和貝文平當時表示的觀點放在一起看。我們不妨看看本年春節貝文在世界總工會大會各國職工代表委員會席上，工黨布勒克普蘭大會和他在議院發表的外交演說。他在那說明了德國人民應認清他們的責任並以全力賠償歐洲各國的損失。他並說明了使德國陷入大規模失業和人民擱淺於餓餓線上的經濟混亂境地是不當的毫無義理地，他確曾說明了德國應恢復民主和組織工會等自由。他的話並不離人觀點的模子，他並未聲援那些企圖保持舊有社會秩序的反動分子。

貝文外交演說的關鍵在於它對國際關係富有情感，貝文自工人和平民無家無業處着眼國際關係，他並不從

原子彈

貝文對原子彈問題的意見無可避免地引起各方的不滿和怨懟，他認為原子彈應暫不應給與蘇聯。然而他很肯定地說新國際組織成立後即應討論這個問題。顯然地反對保守原子弹秘密的舉動將遭受到更大的攻擊和責難。

論及香港問題，貝文極力避免說明未來的政策，他僅僅要求目前香港應歸還英國。工黨並非於中國政府正式要求收回香港前預先作這種表示。然而如果中國堅決要求收回香港，尤其是這種要求得到美蘇強有力的支持，說英國政府將不顧一切地拒絕這個要求，那就未免令人難於置信了。工黨議員們或將提出加入中蘇協定所規定的租借旅順港和中東鐵路三十年的要求為交換條件。中蘇協定的這種決定已和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的原則背離，關於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他們也有類似的意見。中國政府目前對要求收回九龍問題好像較香港收回問題更為積極。

關於印度，工黨當然是保證允許印人自治的，工黨向印度保證幾點，其中包括印度有自決與是否願保留帝制的權利。工黨現正採取積極步驟來實行這些保證。工黨政黨或議院多數派不像保守黨，他們或將承認英國和印度的關係是國際關係。

至於殖民地問題，貝文對前保守黨領大臣史丹萊所提的問題予以肯定而適切的答案。他說除非我們對找治制度已有相當經驗和事實證明它將加惠殖民地自身及其母國，英國的殖民地絕對不交與國際托治。這樣，貝文舜否認近年來工黨對這個問題的一貫政策的嫌疑，工黨殖民地政策明定於全國執行委員會所發表報告書和一九四三年年會的決議案內。它主張全部不能自立的殖民地應交由國際托治，並籲請他國採取同樣步驟，且採取門戶開放

莫洛托夫最近的主張

莫洛托夫最近的一次公開演說發表在十一月七日蘇聯革命二十八週紀念日。這次演說是慶祝會中主要節目，以前照例由史達林委員長親自發表，它綜述國際國內重要情勢，是供人們了解蘇聯動向，一向為人們所密切注意。

「為特選議以前聯合社所作莫氏演說的別記如左：

蘇聯外父人民委員會委員長莫洛托夫十一月七日在紅色革命二十八週年紀念會上致辭時正當克里姆林宮的聖安德裏廳上頗現喧擾，須待鳴鈴制止的時候。

關於原子能

遠在蘇聯政要在討論原子弹會說：「我們希望我們國家蒸蒸日上，有原子弹能，並有其他許多事物。」時至今日，天大的秘密要由一國或幾國組成的小圈子來保守，決不可能。……因此原子弹的發現不應用作顯示國際政策的力的表演，也不容就此對愛好和平國家的將來大感滿意。

他說原子弹巨大的破壞力還沒有為防患侵略或保護和平而使用，他演說中在提到原子弹時始終沒有提到美國或其他國家。

莫氏要求戰敗的軸心國家賠償而勿存報復心理，同時警告國人而今的世界中帝國主義的根源並沒有消除。

蘇聯應盡心盡力鞏固於勝利中得來的合作。」

莫氏建議戰勝的盟國對待戰敗的軸心國家不應一切按照自己的感情，只應按照防止新發戰的需要。

莫氏說莫洛托夫是唯一談到原子弹力的蘇聯高級官員，他主張蘇聯必須積極注意工業，並訓練高級的技術人員。

「我們必須在工業與國民經濟各方面獲有現代世界技術的成就以及使蘇聯科學與技術發揮最大作用的條件。」

共管日本問題

莫洛托夫說，蘇聯認為全體盟國共管日本之談判一事最關緊要，此刻全部管制都握在任盟軍統帥的蒙克·柯瑟

將軍手中，這事情至今還沒有滿意的結果，但大家都很清楚談判應有完滿收穫才行，他說他在倫敦外長會議中會

提議設立共管日本的盟國管制委員會。

莫氏宣稱，蘇聯已竭盡一切可能與不再公開反蘇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並使一切事態趨於正常。

三國往往能為廣泛特効聯合的利益，以及加強各大民主國家合作的需要獲得適當解決，雖然並不是次次都很迅速，但次次都有成果。

「現在聯合國這一新的國際機構建立起來了，它實在發揚於美蘇英的聯合，因為三國願相負今後聯合國機構成為任何工作的工具，我們知道聯合國不應再像國聯一樣，它已充分證明無力防止或組織武力來制止侵略。這新機構也不應該為任何國的工具，因為它為一國控制世界共同事務的做法與稱為世界的做法一樣地來制止侵略。這新機構也不能

「只有肩荷作戰道負的三強一齊出力，我們能保障民主國家對法西斯國家所得的勝利，也只有這種合作才能促進求持久和平的新國際機構的工作。」

「對於這一點光有好的表示是不夠的，好的表示應當為全體愛好和平國家推行這種聯合的能力來證明。蘇聯

會是而且也將是保衛和平與人民安全的可靠堡壘，這一點當不單是空說，而且應用行為來說明。」

蘇聯的損失要賠償

嗣後莫洛托夫詳述蘇聯為戰爭所付代價，略謂軸心侵略國會毀壞蘇聯一七一〇個鎮，七萬多個村落，毀壞六

百萬座建築，使二千五百萬人無家可歸，破壞或損毀了僱用工人四百萬的工廠二萬一千八百五十家，此外還被燒

了九萬八千個集體農莊，殺害七百萬匹馬，殺戮或驅走了一百七十萬頭牛。」

莫洛托夫說，這些我們都不會忘記，我們至少要那些發動戰爭的國家給予補償。

他說蘇聯這種破壞的情形將向被控以戰爭罪而現在被倫敦簽署的納粹領袖責詢。

「柏林會議中，關於賠償的決定至今還沒有什麼發展，但我們中間沒有人想到數復。」

他又說到今後盟國間的關係。

「為防止新的侵略，我們應竭盡一切努力，亞歐集團的形成不足以建立一個和平的歐洲。」

他指責西班牙與其他某些國家對蘇聯作半公開的支持。他說「在西方這種行動已數見不鮮，過去某些資本

主義的反蘇性質也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在歷史上歐洲列強的任何集團都賴在制止侵略，反而鼓勵侵略，特別是

有德國參加，尤為明顯。

「因此蘇聯與其他的和平的國家應戒慎恐懼而不容相自攀附。世界和平的恢復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在戰前國際範

「記得當希特勒的部隊侵犯蘇聯時，以為蘇聯不能持久作戰的何止德國，這次德國侵略也正好是對我們友好的一個測驗，凡朋友都會為我們的困難擔心。」

「蘇聯終於克服困難，經受了這種嚴重試驗。」

政策以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權利。國際法院會應負責調查各殖民地人民需要何種特殊的經濟步驟，該理事會並有權向永久法庭提出因這種調在而起的糾紛案件。這種政策將使聯合國憲章第十二章第六和六七兩條款成為真實而且強有力的條文。憲章允許戰勝國互助解決接管前此親敵的殖民地並允許把這些殖民地各自歸入她們的勢力範圍內。憲章在今日僅為空幻的高調。

東歐民主問題

關於歐洲尤其是東歐各國的民主化問題，貝文只重申了邱吉爾和貝爾納斯對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新政府的前言。他並且聲言說那些希望東歐各國產生西方議會民主政體的人是不合理的。有人在辯論中指出西方民主的政治方式離開了社會的軌道，它可以意味一切，也可以意味一無所有，事實上它在第一次大戰後會被保守黨用為干涉蘇聯和實行對法西斯妥協和「不參與思想鬥爭」的掩護。人們亟於要求知道是否工黨和英國的觀點近似，認為政治民主和人民自由是重光歐洲文明的要件，是否和蘇聯一樣地認為祇有消滅社會主義的途徑才能完成經濟重建的工作。工黨應表明英國統制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絕對不致用為助長歐洲反動和反革命力量的趨勢。

我們所能說的關於貝文對希臘問題的意見，是他的觀點會引起希臘方面的不滿。邱吉爾對希臘國內糾紛的態度傾向於保皇黨人和奧士林，反動派與準法內斯黨人，他會用武力，希望的宣傳打擊抵抗運動，扶植右翼政權並令工黨領袖們分任其咎。工黨現正促使希臘政府履行他們的諾言。然而這種工作顯然已在駐希外交人員的手下弄僵了，他們的報導都是有色彩而不可靠的。除非政府採取果斷決絕的步驟，改變全國對希政策和更動某些負責人員，希臘的僵局就無打開的一天。有關和前此可見的決策直接有關的議員甚至在今年秋天有機會為擴大改變前夕尤企圖變本加厲地一逞他們的願望。

佛朗哥西班牙

關於佛朗哥西班牙，貝文一再重申波茨坦宣言中有關它的決策。他說聯合國不能承認佛朗哥政權，因為它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扶植起來的政府，而且它的性質和過去的歷史都與侵蝕國有密切關係。他並坦率地說：「假如西班牙人民有改變其政權的表示，我們將予以贊助。」可是，他反對任何直接的干涉。西班牙共和黨人和大部英國備對這種態度都還滿意。

貝文所說的話要算他在希勒克普爾說的最有意義的了，他說：「美國是個崇奉私人投資的國家。蘇聯已使它的國內經濟社會化。英國現正站在兩者間，已有我們所需要的向社會主義進的機會。」威爾金遜氏在議院演說論及聯合憲章時也有同樣的話，他說：「舊金山認為我們是……而於兩大經濟制度極端中的國家。」她和貝文同樣地認為英國負有在美蘇間斡旋的特殊任務，英國大使美蘇合作無間。

馬歇爾簡傳

馬歇爾自幼有當一個軍人的大志願。他的父親是位賓夕凡尼亞州的煤炭和木材商，他送年青的馬歇爾到維吉尼亞軍校去，小馬在該校就獲得了優良的成績。

不久以後事實證明他以軍事為終身事業的抉擇是睿智的。他對有關軍事的一切都有濃厚的興趣。在維吉尼亞軍事學校時，他考過兩次北戰爭時期的戰場，研究其戰史。一九〇二年他開始以中尉銜被派往菲律賓。到了一九〇七年，他進入里文斯頓參謀學校，結果為了軍事才能的卓越膺任教官，那時他還是個尉官，他那一級中的學員多是上尉甚至有幾個是少校。在那時說起來他的膺任教官，真是絕無僅有的事。

一九一三年他重返菲律賓。某次演習時「防禦軍」的參謀長因病請假，馬歇爾受命代理他的職務。他對於那次軍事行動——進襲或退却，堅守原據點或轉移陣地，一一無所聞，可是他却攜其一份作戰計劃書送到團部去，並向團長解釋他們所處的形勢，團長當

即按照計劃發動攻擊，結果一切的發展與計劃皆正相符合。幾天以後，菲島美軍統帥比爾將軍召集所屬參謀們說：「我見過很多防守馬尼刺的計劃書……然而我所看見的最完善而慎密的……却是一位偶爾充任參謀工作的一位尉官作的……請你們看看馬歇爾。他是傑克遜以後美國最大的軍事天才。」

馬歇爾將軍於一九一七年在法國康洛哥某師中充任連長，第一次嘗到作戰的滋味。曾因功獲得十字章和榮譽章。潘興將軍選他為美第一軍指揮官。他在任內完成了大戰期間最大的功績——把軍隊五十萬人及二千七百尊大炮從麥瑟父國調回，行軍的迅速完全出於敵人的意料。

上次大戰時馬歇爾將軍的軍事理論上的成就是無匹的；他表示出他有解決現代化戰爭中艱巨的軍部給養和運輸問題的天才。然而人們信賴馬歇爾將軍的理由仍是難於理解的。他是個很自尊，相當冷漠甚至動人憐憫的人。

可是馬歇爾的力量最重要的是在於他對國人的深刻了解。在過去五年中，美國迅速地一變而為歷史上最大的軍事強國。這種改變的重荷大部由參謀總長擔負。人民之所以信賴他就是因為他沒有忘記他們。

美駐華特使

譯自一卷五期「美國」雜誌

一九四一年夏間某日午後美軍舉行實地演習。一位砲兵連長在一棵大樹下發現了一個理想的野戰砲位。然而為了設置砲位砲前那棵樹須鋸去兩條樹枝，而底部又有未得的主許可不可擅自損壞民物的禁令。這樣，那位砲兵連長在盛怒下也祇好先設法徵得物主的同意，設置砲位的時間也就因之延宕了好幾個鐘頭。

不久以後一位上校這次演習的新聞記者邀請訪問美國軍事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那位新聞記者在晤談間提起這件事並問他為什麼各部隊不暫時不顧一切必要的損失直截爽快地幹下去，而在事後賠償物主的損失呢？假如各部要顧及農夫的田，美軍怎樣能作戰呢？

馬歇爾將軍以和藹友善的眼光看那位記者。他說那將對迅速軍事行動一事將有很大的助益，並說無疑地德軍全然那麼幹。可是他又說美國是個民主國，因此人民也就有某些法定的權利。無論如何美軍應支持這些權利並避免損害人民的利益。馬歇爾將軍覺得演習上短暫的延宕正是維護美國建國大原則的小小代價。

深知馬歇爾將軍的人就曉得他的成功祕訣並不在於軍事才能，他雖富於軍事才幹，他的成功却在他有濃厚的民主感。

香 港 的 商 業 地 位

保林格 (Carl H. Boehringer) 作

譯自十一月十日美「外國貿易」週刊

早在珍珠港事變前夕，香港已經一變百年前實指漁村而為東方最重要商業中心和世界最大港口之一。它那寬大的港口能容納大小船隻，它的碼頭，貨倉和其他航運設備都是第一流的。香港已成為一大保險銀行業中心和工業重要性日益激增的地區。

一八四二年中英條約所指的香港僅為周圍十方哩左右的小島。中國於一八六〇年割讓香港附近的九龍半島、昂船洲和一八九八年深圳河毗連九龍灣的地區租借與英國九十九年後，這個殖民地的範圍終於大大擴張了。

據官方統計，一九二七年香港人口為一百萬〇六千九百八十二人，平均每方哩二千五百七十五點四人。華籍人士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八，非中國籍居民計有英、葡、歐洲其他各國和印度、日本、美洲各國僑民。一九三七年七月間中日戰事爆發後，約有七十萬難民湧入香港，其人口也隨之大增。一九四一年日本佔領香港後，大部難民和定居在香港的華民都被迫離去。

開闢為自由港

香港成為英國屬領後其利益全在於貿易的發達。自由港政策使它的貿易利益跟着中國對外關係擴大而發展。對於香港的經營美國的出力也不在小。在香港開發初期美國船隻會把廣州的生絲和茶葉運至美國，並有若干美國商行在香港和廣州設立。

對外貿易

戰前香港商品貿易中的主要生產為糧食、紡織品、五金礦物、油脂類、中藥、燃料、牲畜、車輛機件、紙及紙製品、果實、種籽和煙草等。這些商品的貿易和入口商品總值百分之一點七。

戰事爆發前夕的種種出口禁例和其他新法規原是戰時步驟，並不影響尋常的商業貿易政策。因此香港始終不失為自由貿易的地區。

據政府文件統計，一九三七年香港所徵收的入口稅僅及港幣六百五十九萬二千元（約合美金二百〇二萬四千元）這個數目僅佔是年香港政府歲入百分之廿強和入口商品總值百分之一點七。

